

女法官

刘彦著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只是因为她在当知青时不幸遭到三个歹徒的轮奸，于是，在她残废的丈夫眼中，她便成了一块可以任意搓捏的胶泥，一个可以肆意玩弄的尤物，一架只供发泄兽欲的机器……

令人发指的作贱，禽兽不如的施虐，终于，她实在无法忍受他没日没夜的纠缠、冷酷残忍的蹂躏，奋而举起了带血的斧头……

一场官司开始了。24岁的民庭助理审判员贾敏，为了帮助她彻底摆脱那性变态的丈夫的摧残和虐待，奔走呼号，同官僚主义和种种传统世俗的偏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本书辑录的《丰城洗冤录》、《女记者与男警官》、《被控告的刑警队长》、《走出怪圈》、《案中案》、《案件：“9·27”》等作品，均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情节曲折，内容丰富，雅俗共赏，值得一读。

目 录

走出断裂带 (序)	黄济人 (1)
-----------	---------

凶手·儿子·父亲	(5)
检察长的一天	(21)
留在看守所的怀念	(37)
女法官	(57)
法医实验室主任和他的女友	(73)
献给法官的铜像	(94)
丰城洗冤录	(106)
女记者与男警官	(122)
律师, 他正年轻	(137)
走出怪圈	(153)
被控告的刑警队长	(167)
案中案	(191)
案件: “9·27”	(207)
风从西方来	(223)

走出断裂带（序）

黄 济 人

如同呼伦贝尔大草原终于出现始所不料的沙带一样，文学领域中出现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断裂带，已经成为时下众所周知的可怕而且不幸的事实。

刘彦是这个事实的目击者之一。

他那显得臃肿笨拙的躯体斜靠在一家文学期刊编辑部的藤椅上，恍若昏庸而贪婪的君王，随时等着臣下的进奉，当然，他得到的贡品只能是稿件，那堆积在案头右角分明被智慧的烟火熏黑了的白纸。

然而，与先睹为快相反，当刘彦不断从稿件中读到那些没有人物、故事、情节却自称为新潮小说的时候，读到那些信笔所至，任凭主观感情的野马驰骋在云里雾里的篇章的时候，读到那些连他这位大学文科毕业生也无法读懂的文字的时候，像是软绵绵的坐垫上忽地冒出一颗钉子，锥得他再也坐不住了。

站起身，步出编辑部。如果说他断言文学殿堂里丢失了什么东西，那么不妨去街边看看那里增添了什么——

这还是地摊文学的萌芽阶段，可是花色品种已经应有尽有：恐怖的暴力，阴森的黑幕，荒诞离奇的武侠，庸俗不堪的色情，翻刻油印得错字连篇的麻衣相书，居然成了人头

攒动的抢手货……

丢失的不一定是找到的。

殿堂的冷落和街边的喧嚣所构成的鲜明对比，无疑给了憨态可掬的刘彦以更为深刻的刺激。但，艺术毕竟是一种发现，对人的灵魂的发现，刘彦的发现，却是从自身的疑惑开始的。

文学怎么啦？

文学得病了。批评家们如是说。

刘彦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相信这样的诊断而不相信作为医生的批评家为文学开出的显然受到了排斥社会学影响的某些偏颇处方。为着克服逻辑上的矛盾，这些理论要么只强调作品在其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与探索，有意忽略它的现实主义意义，要么则津津乐道作品的商品化倾向，把它称之为顺应潮流寻求普遍和永恒的必然途径。

于是乎，在批评界的褒贬之间，文学类别的划分再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刘彦又是超脱的。他用不屑一顾的神情告诉我说，作为一个整体，把文学截然分成所谓雅文学和俗文学的理论，首先造成了文学在定义上的悲剧。除开作品必须包含的思想内容不说，产生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断裂带，不过是这种错误的见解体现在两个极端的東西而已。有鉴于此，“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界线，便不会是所谓小说与故事的界线，作为一种文学分流现象，它们的客观存在，他们的并行不悖，恰恰是我们刻板的文学开始向多样化和多元化发展的大好兆头。

是的，紫气升腾，清风徐来，刘彦的黑边眼镜上骤然亮出了敏捷而深邃的色彩。文学是需要准备的，功夫却全在文

章之外。

于是乎，当刘彦胸有成竹从而大腹便便地回到卧室，继而在案头上铺下第一张属于自己的稿纸的时候，我有理由说，他完成了由文学编辑到小说作家的心理过渡。

他在寻求文学的健全的内部结构；

他在铺设沟通作品与读者的桥梁；

他找到的正是丢失的。

刘彦当过知青、工人和教师，从表面看，他把他熟悉的爱过的生活束之高阁，而专门从事法制小说的创作，是否有点儿急功近利的嫌疑，但，从生活自身讲，他自幼生长在一个与政法战线关连甚多的环境中，父辈以及亲友多在公、检、法部门任职，长期的耳濡目染给了他一块自留地，从而为创造了今天这样纵横驰骋在法制文苑的有利的客观条件。

也许他比他的父辈还懂得政法战线的欢乐和痛苦，与人共享的欢乐，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因此，他力图借助手中的笔，为政法战线和全社会搭起一座相互理解的桥梁。

从这个意义讲，刘彦法制小说始得走出断裂带的内涵，无疑是具有双重内容的：一方面，他的作品保留着法制题材文学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喜爱的属性，多以违法犯罪案件的侦破为情节内容，故事性强，逻辑性强，有头有尾，结构完整，情节曲折具有惊险性，因而有着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他不唯凶杀、强奸以及暴力，却能从法律的案卷中跳出来，从不作自然主义的展览，以刺激性的描叙与渲染来迎合取悦读者，从而在作品中始终都贯注着一种作家的崇高职业道德，那就是为催促人类社会向美好前景迈进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刘彦写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看守所所长、刑庭庭长、海关关长、户籍、民警、法医、律师、治保委员……他的笔触，伸向了公安侦破、法律监督、司法行政、安全保卫等等有关法制题材作品的诸多领域，但，不知为什么，当他在百余万字的作品中精选出这本法制小说专辑之际，在我的眼帘下，他依然是那个斜靠在一家文学期刊编辑部的藤椅上目光显得深邃而犀利的男编辑。

我想，这就是他对文坛的真诚的奉献罢。

1989.4.17 重庆

凶手·儿子·父亲

—

事情发生就是这样突然，儿子小政打伤了秘书科老王的小孩振华。根据目睹者报告，事情完全是小政寻衅挑起的，振华忍无可忍，顶了几句，小政就和他干上了。两人你来我往，各自寻找上手的武器，小政用小方凳砸伤了振华的头，造成振华颅前凹骨折，轻微脑震荡，伤势严重。这一点，儿子也公然不讳地承认，而且，他好像还有一些不甘心似地愤愤说，“哼！这还是轻的呢！你知道你挂黑牌挨批斗的时候，他怎样对待我吗？他仗着他父亲是造反派，串通一些小孩追着骂我：‘劳改犯的狗崽子’，还用弹弓打我，噜，你看！”说着，他撩起额前的头发，露出一块发亮的伤疤给父亲看。

“你？”听完目睹者的叙述，再听儿子的回答，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唐涛简直气得火星子直冒，他抡起肥厚的巴掌，劈头盖脸给了儿子一下，“你，你胡扯！”

本来也是，在唐涛工作的司法局里，由于十多年来派性干扰，今天这样“划线”，明天那样“站队”，给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造成了种种莫名其妙的隔阂。老干部有气，新干部有气，群众也有气。人们七

扭八弯，互相掣肘，互相戒备，有的科室的同志，甚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局里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唐涛，看着这局面痛心、焦心、苦恼。这些天来，他奔波、操劳，一心想把大家的思想、情绪在齐心协力奔四化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会借自己恢复工作的机会，出气、报复、行凶。他毕竟是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处理问题毫不含糊。他首先给伤者送去了一百元医疗费，然后通知派出所，拘捕了儿子。

当然，这都是两天前的事情了。然而这两天的功夫，这实实在在的四十八个小时，老唐的日子却实实在在不好过。唉！妻子、妻子，妻子的眼泪和责骂竟使这个在枪林弹雨中闯荡半生的钢铁汉子有些不能自持了。

现在，他的妻子苏小恬坐在屋子的一角，正用碎花手绢擦着眼角鼻沟。这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还算丰腴白净，剪裁得体的无袖连衣裙套在身上，熨帖合身，更衬托出她身体的窈窕丰满。她属于那种惯于把自己的年龄用打扮掩饰起来的女人。可是这两天也明显地憔悴了，衰老了，那双平时可以使老唐消痰化气的大眼失去了光泽，泪光点点；头发蓬松着，哭肿了的眼皮周围，布满了一层浓浓的红晕。她比老唐整整小十岁，老唐进城时，她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热情、天真、活泼、伶俐，不少小伙子在她面前倾倒，可她认定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发誓要找一个工农干部，于是通过一些热心人的撮合，和憨厚朴实的老唐结了婚。就这个，这些年一直成为她揶揄老唐的一大法宝，一遇到老唐和她有什么口角，她总拿指头捅老唐的额头：“你得什么意？我找你这个死老头子算倒了霉，当初拜倒在我面前的人还少吗？”除此而外，她还有一大法宝，那就是哭。好像她的泪腺特别丰富似

的，一遇到老唐顶撞她，她就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硬要把在外面说话丁是丁、卯是卯的老唐哭软、哭化，才善罢甘休。不过，她对老唐倒也是关怀不已，体贴备至的。老唐在“五·七”干校那几年，要不是她善于周旋，悉心照顾，老唐恐怕早给活活拖死了。所以，老唐对她是爱护的，服帖的。现在，她正利用这一点，找老唐哭闹，非要老唐把小儿子保出来不可。泪水顺着她的鼻翅儿溜，也把老唐的心哭乱了。

茶几上的烟缸里堆满了烟头，老唐坐在三用椅上，双手捧着脸，内心矛盾极了。

下午，他实在拗不过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妻子，陪着她到拘留所去了一趟。妻子和儿子在接待室里叙谈，他在拘留所寂静的走廊上踱步。他不愿看到儿子那丧魂落魄的样子。更不愿听到他母子俩摧肝裂胆的哭诉声。可是，母亲的哭泣，儿子带着悔恨的声音却偏偏透过墙壁，一声一声地往他耳朵里灌。好几次，他都控制不住了，踏上了楼梯的台阶。本来嘛，儿子毕竟年轻气盛，那些年受那么多冤枉气，现在想出出气也是情有可原，再说他已承认错误，作父亲的又何必这样认真？所长办公室设在三楼，他想上去找他。可当他登上二楼时，却又不自主地停住了。一楼是拘留所提讯犯人的地方，从审讯室虚掩的门缝里，不时传出来审讯员威严的声音。两个光着头，赤着脚的犯人，在公安人员的押送下耷拉着脑袋从他身边擦身而过，他下意识地望了他们一眼。这一切顿时使他恢复了理智，他想到了法律的神圣和庄严，想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和责任。不能啊，怎么能用个人感情去对待党纪国法呢？他终于迟疑着退了下来。可是妻子从拘留所出来，却更加闹腾开了，一再骂老唐“狠心”、“无情”，并且威胁说，如果老唐不把儿子弄出来，她就绝食……

唐涛抱着脑袋，苦苦地思考着，两个声音不停地在他脑子里打架：“这些年来儿子跟着自己受气、挨整，现在才见天日，这样对待他，是不是真的过火了？”“不不不，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对党的事业必须认真严肃，何况他是自己的儿子。”“可是，他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呀，这样做岂不影响他的前途、一生？”“唉！唐涛啊唐涛，什么时候你把个人的利益凌驾在党的利益之上了呢？现在，全局几万职工看着你，一个团结的局面正在形成，你纵容儿子出气、报复，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呢？”“但是，你不是赔偿医药费了吗？你的儿子不也忏悔道歉了吗？人家老王不也是宽宏大量地表示不予追究了吗？你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太傻了？你看，他母亲都快要急疯了。”……

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来看了妻子一眼。妻子还在呜咽，肩膀一抽一搐地，老唐竟有些可怜起她来了。他站起来，拉开平柜的橱窗，找出一听麦乳精，冲上一杯，端到妻子面前，小心翼翼地说：“你吃点东西吧。”

“不吃！气都气饱了。”妻子一挥手，把玻璃杯狠狠挡了回去。由于用力过猛，杯子在老唐手上一抖，老唐“唉哟”叫了一声。这一叫，妻子又虎地一下跳了起来，她抓过丈夫的手看看，见没什么，便气恼地一扔，骂道：“烫死活该！”

唐涛尴尬地笑笑，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无可奈何地说：“小恬！你要我怎样呢？”

“我要你把小政要回来！”妻子头也不回，丝毫不通融地说。

“可是，这怎么行呢？现在拨乱反正，一切都得上正轨……”老唐还想说服她。

“就你一个人知道正轨？”妻子猛地回过头来，圆睁睁地

瞪着一对杏眼，“你以为你这样做，人家就会说你斗硬、铁面无私，人家就会信服你、恭维你？屁！现在不是你在太行山打游击那阵，也不是五二、三年，六一、二年，现在的人会说你傻、笨、呆，会说你踩着儿子的肩膀往上爬……”

“胡扯！”老唐暴怒了，可他看到妻子柳眉倒竖的气恼样子，又不得不压住火气。他傍着妻子坐下来，伸出胳膊想去搂妻子的肩膀，“小恬！你听我说……”可是妻子一甩肩膀，“蹭”地一下挣开了：“别碰我，我没有见过你这样当爸爸的，我知道你是安心要把我气死。”说着，鼻子一酸，眼泪又哗哗地淌了下来。

“唉！”唐涛重重地叹了口气，苦恼地站了起来。他再一次划火点燃香烟，火光映出他疲乏烦躁的倦容。他狠狠地吸进一口，又徐徐吐出，烟也无法排遣他纷乱的思绪。他走到窗前，把头靠在冰凉的玻璃窗上，想借以清醒清醒自己的头脑。

窗外，风呜呜地叫着。这是山城八九月的天气，天气说变就变，傍晚还是阳光普照，现在却狂风大作。风猛烈地吹着，树木在风中乱晃，活像吃醉了酒的醉汉。四周一片海涛般的呼啸声，时不时听得到某些忘记上门的窗扇在风中“噼啪”作响。

唐涛想：也许自己真的太傻了，人家那些复职的老干部恐怕不会像自己这样认真吧？自己革命这么多年，儿子犯点小错误，同志们是会原谅的，而且自己就是这样做，又真能促进局里面的团结吗？儿子，妻子……突然他感到背上有一双手在摸索，他回过头来，正碰上妻子那双泪光盈盈的眼睛，顿时，一阵爱怜，使他禁不住把妻子紧紧搂在怀里。妻子在他怀里嚤嚤啜泣着：“涛！我求求你，就这一次，啊？你

是政法部门的人，想想办法吧！要不，小政就完了，你看！”她拉起丈夫的手放在自己温软的胸脯上，“这儿，一个母亲的心在哭泣，在淌血，你看见了吗？涛！”

“你要我去找谁呢？”唐涛的声音低而沉重。

“公安局的杜局长是你的老战友，你找他呀！”

“唉！”唐涛无可奈何地吁了一口气，理智的堤防终于在妻子的泪水下崩溃了。他抚摩着妻子蓬松的软发，答应下来。

二

可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公安局杜承毅局长的家里，杜局长和儿子杜玮却在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对话。

杜玮吃惊地读着父亲扔过来的一叠材料——一份工艺美术厂的来函，一张医生诊断证明书，一张刑事犯罪登记卡片，脸色渐渐发白了。父亲怒不可遏的责骂，眼前这叠材料，已经使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能饶恕的错误。细密的汗珠不断从他头皮上沁出来，身子也禁不住瑟瑟发抖起来。他今年二十三岁，长得不算高大，但头戴大盖帽，身穿白制服，鲜红的领章、耀眼的国徽，在乳白色的日光灯下却显得英俊潇洒，光彩照人。平时，杜局长看见儿子这模样，心里总感到一阵惬意和安慰：孩子的母亲死得早，自己毕竟把他拉扯大了。可是今天，杜局长看着他却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疼痛。

早晨，杜局长收到了庆丰工艺美术厂的来函。信上反映：该厂一名叫林山的青工报复行凶，将老工人夏淳厚重伤，生命垂危。可是该犯扭送公安机关不到半月，却意外地

放了回来，并且四处扬言：厂党委不能拿他怎么样。据了解，林山的姐姐是公安局刑警队一个干部的未婚妻，他就是因为这个关系而被破例释放的。对此，群众意见很大。工艺美术厂党委代表全厂一千多名职工要求公安局对此严肃处理，以正社会风气，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为此，杜局长特地走访了工艺美术厂，听取了职工们和厂党委的意见，并到市人民医院探视了伤员，接着，又赶到收容审查所，亲自查阅了刑事犯罪登记册。当他找到林山的犯罪登记卡时，处理意见一栏那几个工整的楷字，竟像电弧一样强烈地照亮了他的眼睛，一股凉气直从脚底冲向他的脑门。

教育释放

杜 玮

杜玮，自己的儿子？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深恶痛绝的事情，竟是自己儿子干的。他气愤填膺，难以抑止。不顾收容所同志们的劝阻，当即给在市局学习现场摄影的儿子打了电话，命令他晚饭前必须赶回来。而刚才儿子的回答，也完全证实了事情的真实和可靠。一点不假，是他干的。林山的姐姐林琴，是杜玮在农村当知青时结识的朋友，那时，杜玮因为父亲的问题，正抬不起头，不少人看不起他、疏远他，而林琴却接近他、帮助他。就因这个关系，杜玮释放了林山。唉！儿子啊，儿子。现在报纸上天天都在强调法制，你怎么能置若罔闻，把法制当作儿戏呢？这叫一个为人民执法多年的老公安实在太痛心，太气愤了。

屋子里死一般地寂静，只有平柜上座钟滴答滴答地报告着时间的流逝，钟里猫头鹰那两只贼溜溜的眼睛不停地眨动着，紧张地注视着杜局长严肃的面孔和杜玮苍白的脸色。

屋外，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一道电光一闪，紧接着就是一声令人害怕的霹雳。雷声震得头皮子发麻，好像是从房顶上滚过似的。

“是林琴叫你放的吗？”杜局长好不容易压住火气，问。

“不是。她在成都学习，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子结结巴巴地回答。

“那你怎么想到要放林山呢？”

“林琴的妈妈来找我，我想……我想林琴为我承受了那么多痛苦，我现在有这个权力……”

“权力？你有什么权力？”杜局长痛苦地喊道。

“我原以为林山写了保证，”杜玮还想解释，“保证承担伤者的一切医疗营养费用，保证做好伤者的安抚工作，伤者不会再起诉。再说，以前，以前也有这样的先例……”

“以前？以前是林彪、江青一伙在乱搞，还像以前那样，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政权机构变成了少数人谋私利的工具，变成了盘剥人民的衙门。我们的党、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儿子畏缩地躲开了父亲利刃一样的目光。

杜局长继续再问，语调像飓风一般严厉：“难道你不知道伤者现在仍处在危险期，伤势严重、生命垂危吗？难道你不清楚像林山这样性质的犯罪，一旦逃跑，将给党和政府带来多么恶劣的政治影响吗？难道你不明白，一个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徇情枉法，要受党纪国法的制裁么？”

“制裁？我，我有什么罪？”儿子心慌意乱了。他傻愣愣

地看着父亲，只觉得那浓黑的卧蚕眉下的两道目光简直有点寒气逼人。

“你，你难道连这个都不懂吗？滥用权力，违法乱纪，犯的渎职罪呀！嗨！你有什么脸面佩戴这共和国的国徽啊！”杜局长终于爆发了，他把儿子头上的大盖帽扯下来，呼地一下扔得老远。他还想说什么，一口气呛住了，猛烈地咳嗽起来。儿子怯生生地走上前，轻轻地替他捶着背。二十三年了，他从来没见过父亲发这样大的脾气，他轻声说，“爸爸！你不要生气，我错了……”

看着儿子羞愧的神色，杜局长心里感到好受了一些，他让自己从震怒中冷静下来，这才想起儿子恐怕还没有吃晚饭，便挥挥手道：“你去下点面吃吧，让我休息休息。”

杜玮轻轻地走了出去。房间里空落落的。窗外，大雨倾盆，雷声哗哗。一道明闪，一声炸雷，雷声震得窗户玻璃“咔咔”作响。杜局长颤抖着手，划火点燃香烟，儿子那顶帽子还孤零零地扣在屋角，似乎有些委屈的样子。杜局长深深地叹了口气，慢慢走过去，把它拾起来。他抚摩着帽沿上那红亮亮的国徽，心里一阵一阵地激动。

难道这就是自己一向信任的儿子吗？他原以为已经在生活的熔炉里摔打成熟了，没想到今天所看到的儿子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得那样的远，他什么都不懂啊！他真有些后悔当初不该轻易同意把儿子放到这样重要的岗位上来。那么，是什么时候在儿子的思想里滋长了这些不健康的東西呢？记得还是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一次生了病，儿子千里迢迢从农村赶来看他。他望着儿子又黑又瘦的脸庞内疚地说：“孩子！是我害苦了你。”儿子回答：“说这些干吗？只要爸爸恢复工作就好了。”可是，难道恢复工作就是让我们凭借手

中的权力，徇私情谋私利吗？那么，党和人民重新信任和起用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杜玮啊杜玮，没想到封建制度下滋生出来的特权思想的毒菌，竟然又传染到了你健康的肌体上……

慢慢地，外科病室那雪白的墙壁，夏淳厚那蜡黄苍白的脸色，输液架上那一滴一滴无声地、慢慢地滴着的殷红色的血液，又开始在杜局长的脑海里旋转起来。他仿佛又听见了夏淳厚妻子那抽抽噎噎的声音：“……唉！也怪老头子自己多嘴，他不揭发那贼儿子盗窃厂里木料事情，也不会白挨这七刀嘛。这不，人家现在也放出来了，还是那句老话，人情大于王法，老头子活该自讨苦吃哟。”“人情大于王法”？这难道就是人民群众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评价吗？杜局长心里感到一阵阵刀剌似的疼痛。“四人帮”的胡作非为给人民政府的牌子上泼了多少肮脏的污水，而现在污渍要靠我们来洗掉，名誉要靠我们来恢复，重新取信于民这是一件多么艰巨复杂的工作啊！杜局长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

“铃——”桌子的专线电话响了。杜局长走过去抓起话筒，话筒里传来刑警朱队长焦急的声音：

“报告局长！林山跑了。”

“噢？”杜局长一惊，忙问，“有去向吗？”

“正在调查。”

“哦！”杜局长沉吟着，没有回答。听筒里响起了对方气喘吁吁的声音：“据报告，夏淳厚因失血过多，已经在今天下午五点三刻去世，林山大概是知道这个消息才跑的。”

“那你立即通知铁路公安分局、长航公安分局以及各派出所，严密注意各交通要道，绝对不要让罪犯逃出本市。”杜局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